

太 平 轮 一 九 四 九
L O V E A R R A N G E D
最 后 の 笑 ？ を 见
I N S I D E H A N A S
S U I T C A S E
M E L A N C H
H U O N E
F O R E V E
B É B É
I N T O E T E R N I T Y



J952-53
2014/

P1

阅 览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场记——21 部纸上纪录片 / 张伟, 赵涵漠著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086-4076-1

I. ①真… II. ①张… ②赵… III. ①纪录片—文集 IV. ①K95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8534 号

场记——21 部纸上纪录片

著 者: 张伟, 赵涵漠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四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640mm×920mm 1/16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字 数: 105 千字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: 15.75

广告经营许可证号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4076-1/I·399

定 价: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传 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信睿

Read More

Think More

Talk Less

做有思想的出版

Thinker

命运

● 3 太平轮一九四九

● 17 春天：许金玉的故事

● 29 汉娜的手提箱

● 41 三个忧郁之屋

● 51 上书院纪事

● 63 修道院



命运 / 1

太平轮一九四九 / 3

春天：许金玉的故事 / 17

汉娜的手提箱 / 29

三个忧郁之屋 / 41

上书院纪事 / 51

修道院 / 63

真相 / 73

天降 / 75

燃烧的未来 / 87

核你到永远 / 101

血腥手机 / 111

黑金 / 121

癌症列车 / 131

暴风骤雨 / 141

百态 / 155

绊脚石 / 157

男生拉拉队 / 169

印度海归的相亲 / 17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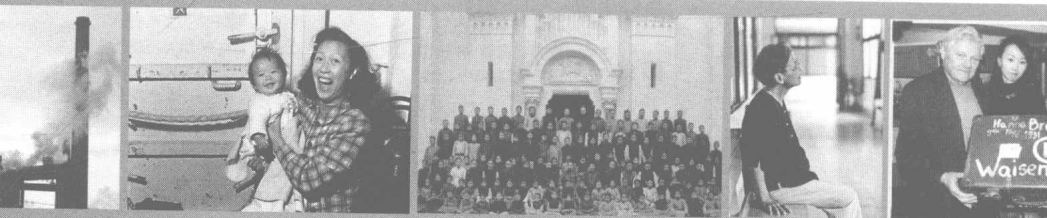
我爱你，妈妈 / 191

音乐带来希望 / 203

阳光宝贝 / 213

最后的笑脸 / 221

比死亡更久远 / 231



命运

-
- | | | |
|---|----|-----------|
| ● | 63 | 修道院 |
| ● | 51 | 上书院纪事 |
| ● | 41 | 三个忧郁之屋 |
| ● | 29 | 汉娜的手提箱 |
| ● | 17 | 春天：许金玉的故事 |
| ● | 3 | 太平轮一九四九 |



太平轮一九四九

文 张伟

太平轮一九四九

片名：《寻找太平轮》

导演：洪惠真

片长：55 分钟

国家 / 地区：香港地区、台湾地区

拍摄时间：2005 年

太平轮是一艘渡轮，它也的确曾寄托着无数人对“太平年月”的想象。1948 年，时局动荡，它从上海起航开往基隆，再从基隆返航回到上海。不知有多少人搭乘这艘名字吉利的船，逃离大陆，奔赴台湾，以为那里有杳渺的安乐生活。

但太平轮与“太平”实在没有半点关系。它装运的，大多都是离散、逃亡的故事。那些在内战的阴云里背井离乡、拖家带口逃亡台湾的人，哪里有什么太平可言？

更何况，在 1949 年年末的一天夜里，它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，一同沉入了大海。

作为一艘渡轮，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。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，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也停了刊。距离它沉海已

经过去 60 多年，许多人已经在用“旧事”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。

它只是一个战乱年代的悲惨注脚。如今，当我们谈论政治、战争和党祸是非，那些随它沉没在水下的小人物的命运，还有几个人知晓？

《寻找太平轮》里面能记录下的寥寥几个，是人们在多年以后经过苦苦追索才得到的。台湾女人张典婉花了 10 年时间，忍受许多拒绝、白眼或呵斥，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，尽量拼凑完整。

这是一代人的流亡经历，也是衡量一个年代是非的标尺。别忘了，战乱中，每个人都是太平轮上的乘客。

起航

当 16 岁的王兆兰跟着母亲，带着 3 个弟弟妹妹离开豪华的上海楼房到台湾寻找父亲时，他们有很多选择。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因此，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在当时，太平轮意味着他们逃离的希望。关于战争正义与否的历史叙述还没有形成，普通人所能体会的，只是炮

定期班

太平輪

客貨輪放直上海

準于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開往上海

處票告

注意：客貨輪放直上海，準于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開往上海。客貨輪放直上海，準于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開往上海。客貨輪放直上海，準于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開往上海。

本公司 中國旅行社 臺灣旅行社 貨運接洽處本公司

基隆辦事處 招商局二樓

中聯金業股份有限公司啓

太平轮起航的通告

火之下日渐衰落的中国大陆。很多人离开了，太平轮是他们的渡船。

太平轮于1948年7月15日第一次起航，每周一班。当时，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，太平轮载重只有2050吨，并不起眼。

不过，在那个当口，渡船已经是一票难求。从这年秋天开始，来往大陆、台湾两地的商人，撤退的士兵、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，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，并打算从这里渡海。而船上除了载人，还要装上衣柜、建材、文物甚至银元券。

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，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，想买一张票，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。

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，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。“码头边，拉着黄包车的车夫，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，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，被吆喝着抬上船。”

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，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起程。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，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象。张典婉曾听人提及，船开离上海，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，一边唱着“夜上海”，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。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“景色优美的台湾”，就此告别故土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，另一些故事也被流传下来。比如，某位小姐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，并最终结为夫妇，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；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，他的母亲疼得大喊大叫时，才请来人帮忙。

轮船所连接的，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。在此之前，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。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，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，车厢里挤满了，就往车顶爬，车顶也人满为患，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，有时候是“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”。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，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，躺都躺不下，

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。

等上了船，没有栖身处，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，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。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，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，小孩生出来就死掉，用军毯一包，扔到海里。

最后一班航程是在1949年1月27日开始的。第二天就是除夕，这是旧历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，许多人相信，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，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。

慌乱里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儿见到父亲，最终赶上了太平轮。和他们一起登船的，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，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——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，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、省主席，以及袁世凯的孙子、东南日报社社长、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。

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。除此之外，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、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，以及600吨钢材、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、药铺的中药、商铺的账簿、五金，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报纸。

这一班太平轮，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，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。到最后关口，人们各尽所能：有身份的人拿名片，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，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，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。因为人和货物太多，原本打算上午起航的太平轮，直到下午4点半才开动。

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，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。据说，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，准备换钢板，调船壳，并加以修理。不过，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。

风平浪静，太平轮晃悠悠地离开上海，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。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，他在入睡前还相信，等他和家人睁开眼，就能“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”。



太平轮上兴奋的乘客

沉船

60多年前，在
太平轮沉没前拥挤
的船舱里和甲板上，
乘客们能深深体味

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。船一直平稳地行驶，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，它一度关了灯，也不鸣笛，还不时改变航线，抄小路行驶。

正值佳节，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耐不住寂寞，船上逐渐开始喧嚷，人们吃喝、打牌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。为了这趟航程，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、咖啡、培根、海蜇皮、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。天气很好，幸存者在事后回忆，当天晚上“海象极佳，无风，无雨，也无雾”。

在这样的热闹中，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，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。23时过后，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，大约在同一时间，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，并与太平轮相撞。

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。她发现，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。不过，当时的《大公报》采访了几名幸存者，记下他们的经历：“被船压到海里，吃了很多水，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，又被浪打翻，这样反复三四次，幸亏体力好，后来爬到木板上，半身都浸到水里，寒气逼人，手足都冻僵了。”

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：“抓好妹妹！”从梦中惊醒时，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，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，但很快，温度越降越低，呼救声逐渐变弱。叶伦明趴在一个木箱上，熬到天明，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。

张典婉把这些都写进了自己的书里。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，也记下了“人性的丑恶”。比如，有人曾回忆，有人拿枪指着别人，要求让出木板；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，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。

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。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，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，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，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“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”。王兆兰活了下来，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，也再没见过母亲和弟弟妹妹。

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。船上有一多半乘客，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，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。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，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，只有36名获救。

命运在展示它的力量。有一户人家，因儿子发高烧，只能满怀遗憾地退掉了这班船票。另一个自叹倒霉的家伙，因为没有挤上火车，结果误了船。

还有些故事，则说不上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。一名住在欧洲的年轻人回忆，祖父原本订到了船票，全家9口人，9张票，但因有事走不了，就转让给了邻居家，也是9口人。他说，这件事，祖父直到死还在念叨，念叨了半辈子。